



## 文白对照《清凉山志》

明 镇澄 撰  
今 苏知 译注

清凉山志卷七《异众感通》(续)

寺建仰华:明隆庆五年,虜酋俺𦍒,款关(1)效贡,仰慕五台圣境,奏请欲来进香,上未许。既而复请建寺于海西,设像瞻礼,赐名仰华,自此畏事中国。

注释:

(1)款关:款,叩,敲,款关即敲开关门,恭敬之意。

[译文]

明穆宗隆庆五年,蒙古酋长俺𦍒,款关进贡,仰慕五台圣境,奏请想来五台山进香,皇上没有允许。既而又请求在海西建寺,设佛像瞻礼,赐名“仰华寺”,从此对中国开始畏惧恭敬。

宝塔重修:台怀大塔,内藏阿育王所造

释迦佛舍利宝塔,元朝重建。隆庆间,石塔寺僧,称小会首者,见其圯也,发愿募修。走京师,叩冯监。冯监初许之,而忍弗能予。此僧每指其事,而讽切焉。冯怒闻上,逮诏狱。既死,而时时入冯梦中,以为患,又闻上。圣母出宫金,遣中官范江、李友督修,撤而改作。凡二载,塔始成,实万历十年也。

[译文]

台怀内大塔,里边包藏着阿育王所造释迦佛舍利宝塔,元朝重建。明穆宗隆庆年间,石塔寺僧人,人称小会首的,看到大塔圯坏,发愿募捐修理。到京师,叩见太监冯保。冯保开始答应捐款,因为舍不得没有给钱。这僧人每提到此事,便语含讥讽催得很紧。冯保发怒报告皇上,下诏将僧人逮进监狱。僧人死后,时时进入冯保梦中,成了冯保的



心病,又报告皇上。皇上母亲拿出宫里金钱,派遣中官范江、李友督修,拆掉旧塔重修。共用了两年时间塔才修成,这是明神宗万历十年的事。

屋成月轮:明释真宝,一日趺坐,痛念生死大事不彻,钻研佛法又进不到核心,转念感觉凄惶。称诵文殊名字数声,收敛杂念很久,忽然看到住屋变成圆月,五峰的林木,全都看得清楚无碍,心里清凉舒适,难以语言表达,一个时辰后才过去。从此昏迷散乱好几天。

[译文]

明朝释真宝,一天跏趺而坐,痛念生死大事不能了彻,钻研佛法又进不到核心,转念感觉凄惶。称诵文殊名字数声,收敛杂念很久,忽然看到住屋变成圆月,五峰的林木,全都看得清楚无碍,心里清凉舒适,难以语言表达,一个时辰后才过去。从此昏迷散乱好几天。

松现异相:明万历初,释悟福同二僧,行至蛇沟,遥见彩霞满树。伫望久之,绿叶零零,其大如手。趋前数步,间叶有果,黄赤相杂,大如茶瓯,精光耀目。及近,唯见松株。退数步,仍见前异,日没及(乃)隐。

[译文]

明神宗万历初年,释悟福同二僧走到蛇沟,远远看见彩霞满树。伫立仰望了很长时间,绿叶一片一片大如手掌。急忙向前跑了数步,看到树叶间有果实,有黄有红,大如茶瓯,光芒耀眼。等走到树前,只看到松树。退后数步,仍然看见前面所见异景,太阳落山后消失。

神灯遍野:明万历元年正月上元日,北台大雪怒风,神灯遍野。在刹端者,其大如斗。僧无用者,指以示众,指端即现一灯。既而沾衣拂面,皆神灯也。

[译文]

明神宗万历元年正月上元日,北台大雪怒风,神灯遍野。在塔顶上的神灯象斗一

样大。僧人叫无用的,指着让众人看,指尖上便出现一灯。既而沾在衣服上拂过脸面的,都是神灯。

山神示兆:万历五年二月,庐山僧彻空,居龙门法云庵。假寐间,见二儒服者至龕前曰:“明日有辟力鬼遇害,师可避之。”空曰:“请相公方便。”儒者喏喏而去。明日果有数贼,自西岭而来,至龙门上,大风卒起,吹堕乱石,一贼折胫,众贼舁入庵舍去。折胫者以实告,乞怜,养半月得好。去后,负油面来,设斋而谢。

[译文]

明神宗万历五年二月,庐山僧人彻空,住在龙门法云庵。打盹中间,看见二个穿儒服的到龕前说:“明天有辟力鬼遇难,师父要躲避一下。”彻空说:“请相公方便。”穿儒服者喏喏而去。第二天果然有数贼,从西岭而来,走到龙门上,大风突然刮起,吹堕乱石,一贼摔折胫骨,众贼把他舁进庵舍。摔折胫骨的如实相告,请求怜悯,养伤半月后痊愈。走后,背着油和面来庵里,设斋酬谢。

十指现灯:万历六年,少林僧洪电,一夜上中台,值雷雨昏黑,大怖,不能行。志心合掌,称菩萨名,十指现灯。离之灯十,合之复一。电合掌至台,偶失跌,乃隐。

[译文]

明神宗万历六年,少林寺僧人洪电,一天夜里上中台,遇到雷雨,天地昏黑,非常害怕,不能行走。诚心合掌,称念菩萨名号,十指出现神灯。手指离开灯是十盏,手指合拢又变成一盏。洪电合掌走到台顶,偶一失脚,神灯隐没。

妙峰感通:明万历初,释福登,字妙峰,居龙门妙德庵,日刺舌尖血为二分,一分研朱书《华严经》,一分咒食施鬼神,一夕,阅经窗下,患灯不亮,忽尔窗户洞明如昼,经尽乃已。初,夜游中、北二台,至北台之东,见神灯



浮空上下,双手搏之,得二树叶。

[译文]

明朝万历初年,释福登,字妙峰,居住在龙门妙德庵,每天刺舌尖血分成二份,一份磨朱砂书写《华严经》,一份滴进饭食施予鬼神,有天夜里,在窗下读经,嫌灯不亮,忽然窗户洞明如昼,读完经消失。当初,夜间游历中、北二台,走到北台东面,见神灯浮在空中上来下去,双手去捉,拿到两片树叶。

菩萨发塔:元魏时,文殊菩萨现为贫女,所施之发,修塔贮之,在佛舍利大塔之右。住持圆广,见其圯也,撤而新之。命行者督工,行者分取其发,囊之而去。过十余年,返北京,至净因庵。主僧惠果方假寐,金甲神曰:“有盗发贼,将鬻,师可留之,明年,归之本地矣。”既寤,疑虑间,行者负经筐入,欲货之还俗。果与钱一千,留筐启之,经数部,有一囊盛发,若金缕,询之,乃知圣发也。明年万历十年,果因礼五顶,赍其发入大塔焉。

[译文]

北魏时,文殊菩萨现为贫女,所施之发,修塔贮藏,在佛舍利大塔的右面。住持圆广,看到塔圯坏,拆除重修,让一个行者监工,行者分出一部分佛发,包起来拿上走了。过了十余年,返回北京,到净因庵。主僧惠果刚刚打瞌睡,梦到金甲神说:“有个盗发贼,将要卖发,师父要留下来,明年归还本地。”睡醒后,正疑虑间,行者背着经筐进来,想卖了还俗。惠果给了他一千文钱,打开留下的经筐,里边有经数部,有一个袋子装着头发,好象金缕,查询后,才知道是圣发。第二年是万历十年,惠果因朝礼五个台顶,赍送圣发放进大塔里。

五佛示梦:万历九年,中相范、李二人,奉命建塔院寺。方成之夕,李公梦五梵僧自西北飞来,空中不下。公设座延之,乃下就座。明日白范公,相与披寻灵迹,至寿宁寺,

见五佛颓然荒草间。二公陈香帛,请就塔院华藏阁,举之飘然,不藉多力。

[译文]

明神宗万历九年,中相范江、李友二人,奉命修建塔院寺。刚建成的那天夜里,李友梦见五个梵僧从西北飞来,悬在空中不下来。李友设座请他们下来坐,这才下来就座。第二天把梦告诉范江,一同去查找灵迹,走到寿宁寺,见有五尊佛像颓然在荒草中。二公陈设香帛,请他们到塔院寺华藏阁,举起来轻飘飘的,毫不费力。

应真屡现:五百应真<sup>(1)</sup>住持清凉,自古及今,显应者三:一、隋开皇初,五百梵僧栖禅中台麓,龙神修供,过夏而隐;二、唐贞观中,慈恩寺法师,开菩萨戒于华严寺,时有五百比丘忽至,闻戒而去。三、明永乐辛巳<sup>(2)</sup>,颁御制佛名曲经,偶千僧至,斋毕,散入林谷。

注释:

(1)应真:阿罗汉之旧译。应受人天供养之真人。《出三藏记》一曰:“旧经无著果,亦应真,亦应仪,新经阿罗汉。”【又】应于真理之人。

(2)永乐辛巳:此处有误,辛巳(1401年)是明惠帝建文三年,明成祖改元永乐在癸未(1403年)

[译文]

五百罗汉住持清凉山,自古及今,有三次显应:一、隋文帝开皇初年,五百梵僧在中台山脚下坐禅,龙神修持供养,过夏后隐去;二、唐太宗贞观年间,慈恩寺法师,在华严寺开菩萨戒,当时有五百比丘忽然到来,听完菩萨戒才走了。三、明成祖永乐辛巳年,颁布御制《佛名曲经》,偶然有千僧来到,做斋完毕后,散入树林山谷。

清凉灵石:清凉石,古来显应颇多,不能悉录。且近见闻者,嘉靖间,太史岳国济,



谪汾阳断司,过此,率仆夫百余人,登之,刚容不隘,作歌以志其灵。又三十七年,山西副使张君,与僧纲有隙,怀怒来山,至是,登石睹异,怒心乃释。乃曰:“此石,乃台山和尚赦书也。”万历初,金事杨彩,登石感异,有诗志之。(诗载灵迹)盖圣无常应,应于克诚,来者以迹而求,则殆矣。

[译文]

清凉石,古来显应颇多,不能都记录下来。且录近来见闻如下,明世宗嘉靖年间,太史岳国济,降职汾阳断司,路过此地,率领仆夫百余人,登清凉石,刚刚能容下而不显狭隘,做了歌记它的灵异。又嘉靖三十七年,山西副使张君,与僧纲有意见,怀着怒气来五台山,到这里时,登上清凉石看到灵异,怒心于是解开。于是说:“此清凉石,是台山和尚的赦书。”明神宗万历初年,金事杨彩,登清凉石感应神异,有诗记之。(诗载灵迹篇)盖菩萨不会成天显应,显应在于人能诚心,来的人以灵迹而求,就错了。

老人示路:清释碧云,于乾隆初住清凉桥吉祥寺,常游诸台。一日晚归,至中台迷路,忽遇老人,示其归路。旋行,复回顾老人,老人即说偈曰:“来时有路,去时便误。撑起眉头,放开脚步。月挂中峰,云消野渡。努力向前,切莫回顾。”

[译文]

清朝释碧云,在乾隆初年住在清凉桥吉祥寺,常常游历各个台顶。一天回寺晚了,在中台迷了路,忽然遇到一个老人,指示他回去的路。转身走时,又回顾老人,老人说偈曰:“来时有路,去时便误。撑起眉头,放开脚步。月挂中峰,云消野渡。努力向前,切莫回顾。”

灯随心现:清释照远,山西太原人,姓王。投本村永宁寺联公剃染。后受碧云和尚心法,遂卓锡本郡大崇善寺。乾隆初,礼台

山。至大螺顶拜灯,一礼及地,五顶灯飞数百,林泉辉映,旋尽入塔院寺大塔顶中。远卓紫英奇,于世淡然,视名山胜地,如渴思饮。故于四大名山,皆亲礼焉。尤缱绻于台山,故朝礼十三次,夏安居九次。三十五年,朝山至台怀,遇弟子二十余人,谓曰:“我等朝山拜灯三宿,一盞未现。”远曰:“我朝十三次,无一次不现,汝等求灯,皆随我来。”众有倦色,唯程宗周愿随,遂至大螺顶,初夜拜求,未及三礼,五顶各现无数金灯,宗周甚喜,仍返台怀。远指梵仙岭,谓众曰:“此地是菩萨现像处。”众咸企仰,见云中现一金狮,铃声隐隐,晃耀天光。众皆俯伏,举首视之,云消不见。

[译文]

清朝释照远,山西太原人,姓王。投在本村永宁寺依从联公剃发出家。后接受了碧云和尚心法,于是住持本郡大崇善寺。乾隆初年,朝拜五台山。走到大螺顶拜灯,一礼到地,五个台顶神灯飞出数百,林泉辉映,一会儿都进入塔院寺大宝塔的塔顶里。照远为人卓紫英奇,对世事淡然,视名山胜地,如渴思饮。所以对四大名山,都要去亲自礼拜。尤其留恋五台山,所以朝礼十三次,夏天安居九次。乾隆三十五年,朝山走到台怀,遇见弟子二十余人,对他说:“我们朝山拜灯三夜,一盞也没出现。”照远说:“我朝台十三次,没一次不现,你们求灯,都跟随我走。”众人表示疲倦,只有程宗周愿意跟随,于是到大螺顶,初夜拜求,还没有行到三次礼,五个台顶各现无数金灯,程宗周十分欢喜,仍然返回台怀。照远指着梵仙岭,对众徒弟说:“此地是菩萨现像处。”众人都站立仰望,只见云中出现一只金狮,铃声隐隐,晃耀天光。众人都俯伏在地,再抬头看时,云已消失,看不到了。

结缘感圣:清释崇章,住京都翊教寺。乾隆间,备茶果于台山万缘庵结缘,躬自汲水煎茶。至第三年,有白衣母,携一童子,白





如雪,至菩萨前问讯,转向崇章问讯曰:“大师是从都中来结缘者?”章曰:“然。”即奉茶果。母与童子用茶果尽,母更索之。章再奉茶果,复用少许。即起座问讯,出门不见。

[译文]

清朝释崇章,住在京都翊教寺。清朝乾隆年间,备办茶果在台山万缘庵结缘,亲自汲水煎茶。到第三年,有白衣老母,携一童子,童子浑身雪白,走到菩萨前问讯,转过来向崇章问讯说:“大师是从京城里来结缘的?”崇章说:“是的。”就奉送茶果给他们。老母与童子吃完给他们的茶果,老母又一次索要。崇章再次奉送茶果,又用了少许。随即起座问讯,出门后不见了踪影。

佛灯屡现:清释成洪,盐城人。乾隆十四年五月十五日,至五台南山寺,见奎和尚。其晚,天气清爽,见神灯浮空,峰峦露彩。奎曰:“朝山人,若与菩萨有缘,神灯不求而自现。若是无缘,虽神灯遍山,亦不能见。”次日,至清凉桥朝西台,又从西台至秘魔岩,未至岩洞之间,忽现丈六金容。方入洞时,三圣皆现,又见光中无数化佛。诸顶朝毕,至大螺顶拜灯,神灯映星而上。又于夜半之后,古南台神光照顶,如同旭日,幽冥黑暗之中,无不照烛。因叹曰:“我与一切众生,纷忙于火宅之内,昏昧无知,今日得悟菩萨大圆镜知,何其幸欤!”是时,天色未晓,降微细雾雨,其光遂隐。稽首赞曰:“稽首文殊大智师,慈心照我清净光。烁开多劫昏朦眼,尽未来际覲法王。”

[译文]

清朝释成洪,盐城人。乾隆十四年五月十五日,到五台南山寺,见奎和尚。这天晚上,天气清爽,看见神灯浮空,峰峦露彩。奎和尚说:“朝山人,如果与菩萨有缘,神灯不求而自现。若是无缘,虽神灯遍山,也不能见。”次日,到清凉桥朝西台,又从西台到秘

魔岩,未到岩洞之间,忽然现出丈六金容。刚进洞时,三圣都现,又看见光中有无数化佛。五个台顶都朝拜完后,到大螺顶拜灯,神灯映着星空而上。又在半夜后,看见古南台神光照顶,如同旭日初升,幽冥黑暗之中,无不照亮。因此叹息说:“我与一切众生,纷纷忙乱在火宅之内,昏昧无知,今日得悟菩萨大圆镜智,何其有幸啊!”这时,天色还未亮,天上下着微细雾雨,神光逐渐隐去。成洪稽首赞叹说:“稽首文殊大智师,慈心照我清净光。烁开多劫昏朦眼,尽未来际覲法王。”

夜现日轮:清释了汇,号度博,住京都西山戒台寺。于乾隆二十七年夏,谒五台文殊大士。至大螺顶,求见神灯。深夜,焚香虔祷,不数十拜,西峰上忽现红日一轮,高升旋转,光辉朗耀,觉心空映,如入定中。因呼同伴,问云见否?忽然隐灭。至明日,过秘魔岩,经大深涧中,崎岖之处,数十步前,有四五人修路,及至前,倏忽不见。遂直上龙洞,焚香拜乞,求见圣像,亲见文殊菩萨现像,历历分明。

[译文]

清朝释了汇,号度博,住在京都西山戒台寺。在乾隆二十七年夏,拜谒五台山文殊大士。走到大螺顶,求见神灯。深夜,焚香虔诚祷告,不到数十拜,西峰上忽然现出红日一轮,高升旋转,光辉朗耀,感觉心中空明,好象进入禅定中。因招呼同伴,问他们看见没有?忽然隐灭。第二天,过秘魔岩,路经大深涧中崎岖之处,看到数十步前,有四五个人在修路,等到了面前,倏忽不见。于是直上龙洞,焚香拜罢,求见圣像,亲自看见文殊菩萨现像,历历分明。

福资往生:清禹尚智,大同府浑源州城西水磨村人。好善乐施,凡浑郡修建寺院,尽力乐助。又于村南东西大路,修建茶房,置地顷余,俾施茶永远不替。每年尽,合城各庙,



散施香烛。一日,尚智偶有微疾,梦中见菩萨放光,光中见菩萨像,为滴水所淋。病愈,发心朝台,至东台顶后那罗窟,见菩萨圣像,与梦无异,惻然动念。回家,出己资,铸铁庙一座,送至窟中,拥护金身。俾永远不沾滴水。后临终,呼子范、孙玺与琦,嘱曰: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大事已毕,吾往莲城。”说毕而逝。

[译文]

清朝禹尚智,大同府浑源州城西水磨村人。为人好善乐施,凡是浑源郡修建寺院,都尽力赞助。又在村南东西大路上,修建茶房,置地一顷多,使施茶永远不断。每年年终,到合城所有寺庙,散施香烛。有一天,禹尚智偶然患有微疾,梦中看见菩萨放光,光中现出菩萨像,像为滴下的水所淋。病愈后,发出朝台心愿,走到东台顶后那罗窟,见到菩萨圣像,与梦中所见无异,惻然动念。回家后,拿出自己的资金,铸了铁庙一座,送至那罗窟中,护住金身,使永远不沾滴水。后来在临终时,招呼儿子禹范、孙子禹玺与禹琦,嘱咐说:“什么恶事都不要做,一切善事都要奉行,大事已毕,我往莲花城去了。”说完话去世。

附录:《狮子窟创建十方净土院碑》(即五峰灵迹末之狮子窝)

(明)唐文献(华亭,翰林)

窃闻茎草炳陈玉宇,法界皆然;一毛恒转法轮,众生尽尔。然羁旅靡归,有假天王之赐屋;险途思憩,须凭智者之化城。心珠久昏,识浪方涌。非毗婆舍那,无以莹净;释妙奢摩他,何因止故。故有息心所栖,名为精舍;无净之地,号曰阿兰。藉缘闲寂之场,靳证菩提之果。匪今斯尚,自古攸崇。须达倡建于祇园,五竺因之棋布;汉明肇营于白马,九

州式以星罗。锡飞驱鹤,社结庐山之林;袖委藏龙,湖开邵武之刹。至若丹霞黄云之墟,紫玉翠微之宇。金壁烨如睹史,闲侔秦望之鹊巢;琳榔灿若烂陀,寂等华林之虎穴。慧幢布影,妄知自破藤蛇;梵磬流音,尘梦顿空鹿苑。况夫白业挺离日之峻,玄言擅弥天之长;沛八水而起焦芽,曜三明而导冥躅。为九类智炬,辟三界觉津。诸有藉以拯溺,众圣由之发真哉。信功首人天,泽敷幽显者也。逮夫法季,狐女登宝华之座,波旬窃释种之衣。伊兰糅出于旃檀,野干混迹于狮子。私法王之常住,染毛道之贪婪。致使业云纷掩于法云,爱水混淆于定水。易首涤肠之侣,望焉远离;烦羊渴鹿之伦,眷兹相结。韦驮太息,楼至悲啼。有雪峰上人,以杜多褫身,以毗梨范世。深愍支那之颓流,期复毕钵之高规。尝游清凉山竹林岭之狮子窟,见其地乔木森沉,云兴霞蔚,层峦杳窅,翠覆紫环,顾瞻爽气而情尘销,容与灵区而阴宇廓。上人以为可依神境,弘启慧门。遵古宿之懿策,振我佛之玄纲。于是伐烦恼之稠林,剃无明之荒草。唱导檀那,缔构法苑。奠六度以为基,树三德而成厦。抗十通之楹橈,紉四摄之椽栌。饰以道品之彩,繚以法空之垣。聚是者,必力荷如来,志振宗风。参禅,则拔少林之二桂;语教,则探贤首之顶珠。罔私眷属,惟事熏修。俾瞻礼者,不必入法华,而对圣如神英;安居者,无事问飞阁,而谈真同道义。动容流眄,色总均提;触听感心,声皆尊胜。盘足而翱翔金色世界,掩室而亲近不动如来。是则威音往会,无间斯时,岂云大智微猷,徒怀先古。行且澍甘露于十方,绵佛日于三际,实旷劫良因,群生盛遇也。余嘉乃事,敬录其休。至如净住之观,则具澄公所列。铭曰:“惟人中师,作甚深事。妙树法宇,大庇无际。金色东往,莲花西逝。斯宇一椽,靡不毕庇。嗟嗟凡劣,窳狭自弃。于此神宇,不能游憩。上人蒿目,亟和解



蔽。邓隐来仪，波利攸戾。厥在圣流，罔或弗至。凡圣同源，广狭弗二。凡以有我，居广若细。对物斯两，畴克攸济。圣惟无我，入小无涖。我不可得，物何成异。欲登斯宇，观无我义。无我既证，自在游戏。举足下足，曼殊室利。

附录：《狮子窟净业记》

(明)李世达(涇阳，御史)

清凉山中台下狮子窟，文殊室利乘狮化现地也。雪峰光禅师等，以约清众，侍佛结社于此。准李秉法会，请恭开宇者，凡二众，百二十三人。践匡庐大贤之迹，使莲漏世无绝声。而期生上品，读诵大乘。共推法师空印准予等十二座，日阐摩诃衍。雪峰、同予乡人荆山大慈，自其社来乞记。曰：“承第一座有言，阿弥陀者，西方佛也。经传后汉支娄迦谶，像入东汉摩腾弟子。真丹安养，缘熟机通。九类九品，一折一摄也。而是九类生，本一佛心。业动想成，相为蛮触，宁为缁与素抵，灵与蠢角。若群缁之分河，群灵之峻垣，可谓斗争坚固矣。至其兢趋西方，若天倾物老，日沉月升，画然决然。无可御止者。贤首之教尊《华严》，而《华严》劝生。其师有轨以系念。天台之教尊《法华》，而《法华》授记，其师有论以释疑。少林之众尊《楞伽》，而《楞伽》标往，其师有文以料拣。乃若天亲五念，慈恩十胜，相宗者往焉。南山般舟，清照建阁，律宗者往焉。不空修仪，金刚灌顶，密宗者往焉。唯是鲁邦苦县，望两楹三岛而归，几成弱丧。然孔子之称西方，即列子之称西方也，修静敛翮于东林，野鸾焚经于华阳，无论矣。彼龙舒举便论以习学，引诃书之熟仁，非念念常觉，以臻极乐，念念大慈，以具资粮之谓乎？言必称尧舜，口念也；见不离羹墙，心观也。范围天地，周流六虚，道岸诞登，对城优入。何取之

下宗，与天上从后之权语哉！子记之矣。”不佞，尝疑伏羲、女娲，安得往生？及观正史，载庾诜生弥陀净域事，窃谓史以传信，无足疑者。彼康乐、太白之赞净土曰，词人饰说耳。彼唐之房、杜，宋之文潞公、王文正公，德业炳著，奈何亟亟于斯？至司马温公，每念中字，何异执中心法，而程子谓不如赠以念珠。默求其说，憬然有见于心，具心造之旨。嗟乎！人之失心久矣！障于五浊，障于三教。默守灵台，鬼窟丹扃。征其心，虽英雄豪杰，辄口呿而不下，未迨百年，肉团先腐。其视河东鸚鵡，潭州鸂鶒，依十二光佛，顿彻心原者，可以愧死。犹不勇猛精进，求所谓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清静平等觉于今日。则一息不来，定生黑处。游魂为变，胡可执留耶？是狮子窟，青狮所吼。今尔二众，独不闻文殊师利之语法照者乎？悯末世众生之嚣驰，示觉体圆明之常住。念一佛，即念诸佛，见色身，即见法身。身从念生不可得，返观能念亦复然。穷无所得尽流念，定生西方极乐界。伐木当伐其本，净土必净其心。此大士先为戒护，亲见弥陀，念苦众生，发此诚语。二众诵之，名诵大乘。法师示之，名示大乘。是清凉山主，所垂明心之玄要也。而欲得其详，于四土中，要求枣柏歧分之十土。一门中，要求义和编辑之多门。一念中，要求怀感专称之十念。逗根施教，文殊冥被法师，法师显示二众。取途深入，用志不分，岂患丧家之久耶？于是普慧且营入社，螺髻瞥见珍林，金华满房，行作光公瑞应矣。爰作记与之。

附：《狮子窟十方净土院規約序》

(明)释镇澄

自古僧无常居，一瓶一钵，丐食而食。岩木冢间，随遇而栖。尘劳物境，曾无恋著之心也。后以出家者众，不得无统。初心为



道,不可无教。故设丛林,推明眼者主之,所以摄漫散而教初心也。故四海之内,凡为生死大事者,来相依托,与之决择;令其参究,必期人人彻了而后已。若马祖选佛场,百丈大义社之类是已。故为丛林主者,不以手自披剃为眷属,而以十方能为佛祖大事而来者为眷属。是谓法眷属也。至于后世则不然,凡僧之有为者,或乞檀那以创院,或托权势以诱求,集信心资财,为之常产,剃俗家子弟,为之徒属。视嫡徒,则若骨肉之亲;拒禅客,则如累世之怨。求若马祖选佛场,百丈大义社,则不可得而闻矣,悲夫!近代以来,天下丛林,皆变为私家院矣。虽有人师,立十方院,然亦不能不溺爱于子孙。于其生也,名为十方,及其没也,尽为子孙有矣。至于分烟割井,若俗家然,此亦人师所为之不臧也,然而人心之好义也尚矣,故有一人立十方院者,檀施争趋之,而吾徒不能为者,盖为封乎有我之私耳。故天下私家院百,而十方院一矣。比来有等狡猾师,见十方院多檀施,始则假十方之名以邀利。及其成也,则广剃贫民之子为嫡徒,以付其业。由此,十方禅侣,日渐疏远,以至杜门而后已。呜呼,非马祖再生,百丈复起,斯风亦莫能返矣。比丘智光、净立等,慨然兴义,约诸宰官同胞,共建十方净土院,卜之清凉中台之阳,竹林岭畔,曰狮子窟。林泉清畅,可为招提。于是标草,相与经营而建造焉。肇事之初,共立义约数条,凡入社者,遵此毋违,庶乎古道复兴,而真风振矣。净住规约,列之于后:

一、是院既成,永与十方为道者共,不许火主子孙受业。如有火主弟子家人,争主其业者,坐盗十方僧物,送官究治其主。以大义共摈之。

一、是院无常主,每岁首,推有德者一人为主,事无大小,悉听施行。至岁终告退。如更请更住。周岁,贪位不退者,共摈之。

一、招提财物,火主不得亲收。当立十方库司三人,一收执,一注记,一支用。

一、三时粥饭,一切平等,若主若客,不许私受饮食。私受一餐,罚米一石,除为公务出入。

一、是院本为老病者设。凡僧六十而无归者,入养老堂。四方僧有病而无依者,入延寿堂。

一、每月十五日,僧布萨时,皆集其所,除百里之外,不至者罚斋。

一、凡在社道友,如有病难等缘,在外,即搬取归养救济等。违者主事者出社。

一、凡在社者,如有违情,当和颜疏通,不许失容恶诤,犯者罚斋。

附录:妙峰大师募三名山大士像并铜殿事略

按明妙峰福登禅师,福慧洪深,誓愿广大。一生所作大功德,莫能殚述。素愿造渗金文殊、普贤、观世音三大士像,并铜殿,送五台、峨眉、普陀,以供养之。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,杖锡潞安,谒沈王。王适造渗金普贤像送峨眉矣。师言铜殿事,王问:“需金若干?”师曰:“每座须一万金。”王愿造峨眉者,即具资送师往荆州监制。殿高广丈余,渗金,雕镂佛菩萨像,精妙绝伦。殿成,送至峨眉,大中丞王霁宇,抚蜀,闻师至,请示心要,遂发心助普陀者。乃采铜于蜀,运荆铸造。及成,运往普陀,至南京,逢普陀僧力拒,盖恐海寇误认为金,防抢劫耳。因卜地宝华山。时宝华颇颓败,遂奏恳敕修,得以安置。师又募五台者,于三十三年春,躬送至山,议安显通寺,又蒙敕修其寺,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,谓陈太后敕四川造三座者,传闻失实耳。今略撮其事,附录于此。俾后世知其大略云。(《憨山梦游集·妙峰传》)(文白对照《清凉山志》正文续完)

(责编 朱海华)